

魅君心

MEI JUN
XIN

轩辕灵儿 ◆ 著

千娇百媚回眸笑
倾国倾城谈笑间
雨霖铃慢，
诉不清佳人君子情。
墨染素笺，
描不尽乱世南楚梦。





魅君心

MEI JUN
XIN

轩辕灵儿 ◆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魅君心 / 轩辕灵儿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6.4

ISBN 978-7-5306-6881-8

I. ①魅… II. ①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5484 号

责任编辑: 魏 青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16

字数: 280 千字

印张: 18

版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一吻定情 / 003

第二章 遭遇退婚 / 011

第三章 意外惊喜 / 020

第四章 非他不可 / 029

第五章 舍身相救 / 045

第六章 风雨欲来 / 054

第七章 双姝并蒂 / 066

第八章 相思之苦 / 073

第九章 奈何情深 / 086

第十章 卿本佳人 / 099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一章	颠沛流离 / 117
第十二章	惊天大案 / 130
第十三章	遥寄相思 / 141
第十四章	浮生一醉 / 154
第十五章	风云巨变 / 176
第十六章	黄粱梦醒 / 189
第十七章	为情所累 / 201
第十八章	君心如故 / 216
第十九章	琴瑟和鸣 / 227
第二十章	祸起萧墙 / 236
第二十一章	欲加之罪 / 250
第二十二章	乾坤终定 / 264
第二十三章	不负流年 / 273

楔子

贞元二十八年，初春。

细雨纷飞，平日里热闹非凡的街头鲜有行人走动，偌大的云阳城在迷蒙的水雾遮笼下，颇有几许凉薄之意。

瑞王府，翠烟阁。

长廊下，穿梭忙碌的侍女小厮今日的脚步都格外轻巧，生怕稍不留神便要惊扰了谁似的。

偶尔听得几声微不可闻的叹息自阁中传出。

在门前候着的侍女也忍不住跟着摇头，只希望老天保佑，让雨墨小姐早日康复。

“红儿，药好了吗？”

屋子里传来一声喑哑低沉的询问，门前候着的侍女正是红儿。此时她已轻声推门而入，手中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药。

想来这屋子的主人服药的时日已经不短，门开时，有浓浓的药香气息袭来。

暗红色的玲珑雕漆床榻旁，一袭素白锦服，却面带愁容的俊逸男子，正是这瑞王府的主人，轩辕清。

轩辕清此刻浓眉紧蹙，深邃的双眸紧紧凝视着床榻上的女子。

端看那女子，发丝如墨倾斜榻侧，眉若远黛，肤若凝脂，该有惊世之颜。可此刻却双眸紧闭，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。

“红儿，太医今日可来看过小姐？”

红儿微微敛眉抿唇，低头看着地面轻声回答：“回殿下下的话，太医辰时已来为小姐探过脉，仍旧只说无碍。又说或是小姐她……她……”

红儿轻咬着唇角，有些犹豫，不知该不该将太医的话转述给殿下知道。毕竟，殿下对小姐一片痴心，可小姐她……

轩辕清闻她所言后，本就暗淡的眸光愈加阴郁，望着榻上人的目光尽是疼惜与不舍。

“太医又说如何？红儿！”轩辕清此刻心中早已猜到七分，但仍不愿相信，依旧哑声追问红儿。

红儿颤颤地抬首瞥了一眼瑞王，又迅速低首回道：“回殿下，太医说小姐她或是自己不愿醒来，所以无论吃多少药也不见好转。”

她不愿醒来面对一切，宁愿每日昏睡。

却不知，这世间除了那人，还有他暗暗守护着她。

第
一
章



一吻定情

贞元十年冬，天下安泰，百姓丰衣足食。

南楚国丞相姜承泽喜得一女，在府中大摆宴席三日，邀请朝中权贵共贺。

原本丞相得女并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，可姜承泽膝下无子，年过四十方得一女，自然欢喜的紧，恨不得诏告天下，他终为人父。

姜承泽为女取名“雨墨”，对其尤为疼爱，虽然她是侧室所出，却一切用度皆是上等。便是一年后他的正室萍夫人为她诞下嫡女雨兮，雨墨与她娘亲雪夫人的日用所需仍旧如常，姜承泽对她的宠爱亦是不减反增。

如此，除了萍夫人自来便看雨墨不顺眼外，府中上下皆待雨墨甚好。

雨墨自幼聪慧，又生的绝色之容，再加上她娘亲雪夫人一直深受丞相宠爱，时日一长，难免生出一些娇气。

妹妹雨兮却与她性格迥异，长到十二岁时，已做得一手上等女红，弹琴作画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堪云阳城众多官府千金贤良淑德之翘楚。

雨墨虽长雨兮一岁，可若让她绣花写字，那简直是要了她的性命一般。平日里她总是背着爹爹偷偷央求府中侍卫教她功夫，那些侍卫原本并不敢瞒着丞相做这等事。可却又经不住这粉嫩娇俏的千金苦苦哀求，只得偶尔私下教她一些简单的拳脚功夫。

如此，她尚未及笄，便已是云阳城内数得上名号的混世小魔女了。

正月十五，姜承泽蒙皇帝圣谕，领着一家老小前往长乐宫赴宴，共度上元佳节。

雨墨顽皮，姜承泽自然知晓，不过在府中他一直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

罢了。可如今进宫赴宴，圣驾当前，不比寻常，须得好生交代她才是，故与她同乘一轿。

姜承泽嘴角噙笑，慈爱地抚着雨墨的细肩，说道：“墨儿，一会进宫见了那些皇亲大臣们一定要乖乖行礼，不可顽皮，知道吗？”

姜雨墨一袭粉色厚短袄紧靠在爹爹的怀里，墨黑的发丝梳成两个圆圆的发髻，又以淡粉色丝带在发髻上系了两个小小的蝴蝶结，配上她一张精致绝美的面容，再加上那双乌黑灵动的眼眸，愈加娇美粉嫩。

这时听得爹爹交代，连忙坐直了身子，点头答道：“爹爹放心，墨儿可乖了。定不会给爹爹丢脸。”

见她这样乖巧，姜承泽终于开怀而笑，放下心来。

席上，雨墨一直坐在娘亲身侧，安静地听着大人们谈笑。

直到皇后忽然提到她与雨兮的名字，她才猛然站起身子，朝着众人微微含笑点头。又与雨兮牵着手，缓缓走到大殿中，朝御座上的皇帝与皇后行跪拜之礼。

皇后一身明黄色宫装，手挽妃罗翠软纱，风髻雾鬓斜插着一支金灿灿的鸣凤钗，显得尤为华贵，却又不失风雅。

此刻皇后眼角含笑，柔声问道：“你们谁是雨墨？谁是雨兮？”

两人闻言各自回禀，语调稚嫩，却言行有度。

连原本正举杯畅饮的皇帝也放下酒盅，一脸笑意地望着这对姐妹花，侧首朝皇后频频点头。

“哈哈！皇后好眼光！果然是难得的佳人！”

雨墨颌首而立，听着皇帝的笑声与夸赞，心里不由暗暗欢喜。偶尔听爹爹在府中提起，当今皇帝乃千古圣明之君，在他的治理之下，南楚国方能国富民强，成为九州四强之一。

眼下听得圣君当众夸赞她们姐妹，她自是觉得为相府挣了颜面，回府之后爹爹多少不得还要奖赏一番。如此想着，原本心头那抹淡淡的紧张感不由又淡了几分。

此时，皇后低柔的声音自上方传来：“既然陛下也满意，那今日本宫就替朗儿向丞相求了这桩亲事吧！”

求亲？替朗儿？轩辕朗？姜雨墨才放下的心又“扑通”跳到了嗓子眼，

那个传闻中嚣张跋扈的太子爷？

爹爹，千万不能答应啊，墨儿可不想嫁给他。

姜雨墨在心里祈求着，偷偷抬眼瞥了一眼席间的爹爹，他正起身朝皇后施礼，再回身看身侧的妹妹雨兮，这时居然眼眸含笑，似乎很是欢喜。莫非皇后是说将雨兮嫁给太子？她听岔了？如此便好，甚好。雨兮这么温柔贤良，又娇美可爱，放眼整个南楚国，也只有太子这样有身份的人才能配得上她。

这时，却听见爹爹回复皇后，“微臣惶恐，犬女尚幼，承蒙陛下娘娘厚爱，实乃三生之幸。只是，不知娘娘所言的是雨墨还是雨兮？”

皇后望着姜承泽，颇有深意地一笑，“丞相莫急，本宫见你膝下二女皆有倾城之貌，又如此知书达理，皆甚得本宫之心。依本宫所想，便为太子做主，与她二人一同定下亲事，如何？”

姜雨墨闻言，心中一慌，小小的身子微微摇晃，险些跌倒，幸亏雨兮眼疾手快将她扶住，才不至殿前失仪。

皇后究竟安的什么心啊，竟然让她姐妹二人共侍一夫？

虽说世间男儿三妻四妾的多不胜数，可她自幼见惯娘亲与爹爹恩爱，却屡遭萍夫人刁难，日子过得并不安稳。

她虽年幼，却也由此慢慢生了心思，只望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必与他人争宠夺爱。

可现如今也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爹爹身上，他那般疼爱自己，定不会舍得将她与妹妹一同许给太子的。

姜雨墨强作镇定，偷偷抬眼望着爹爹微微发颤的身影。

“承蒙皇后娘娘厚爱，微臣替犬女拜谢娘娘大恩！”

“如此甚好！来人啊，扶丞相入席，为丞相斟酒！”

雨兮这时竟猛地一跪，稚嫩的童声响起：“兮儿叩谢皇上皇后厚爱！”

皇后见她这样得体，自是欢喜。

只闻得皇帝爽朗的笑声在大殿上方传来，一时间，席间众臣皆举杯向皇帝皇后以及丞相道贺。

唯有姜雨墨不言不语随着雨兮回到席间落座。

此时，紧挨着皇后而坐的几个少年郎皆神色各异地盯着丞相府的这一对

姐妹。

着淡黄色镶金丝朝服的少年年岁略长，面色阴郁地瞥了一眼姜雨墨，可看向她身侧的雨兮时却又换了一副面容，嘴角分明含了笑意。

与他毗邻而坐的少年俊逸不凡，着素白银丝朝服，细长的凤目清澈如水，不带一丝凡尘之气，望着雨墨时眸子里竟然闪过一丝隐隐的怜惜。

酒宴过后，皇帝又将姜承泽唤到尚书房议事，萍夫人与雪夫人亦随着皇后去往凤仪殿闲话家常。

原本皇后吩咐侍女领着雨墨姐妹去御花园中赏灯，却不料雨兮年纪轻轻，已懂得审时度势，竟自荐去凤仪殿中为皇后娘娘抚琴，皇后自然应允。

如此，只雨墨一人慢悠悠跟着侍女往御花园中行去。

虽是夜间，宫中却亮如白昼。

所行之处五步一灯，明晃晃的映得雨墨原本白皙的小脸竟显出几分粉红来。

随行侍女耐心地为她讲解着沿途各色宫灯的玄妙之处，譬如眼前这盏状若莲花的粉白宫灯，隐约散发着淡淡冷香，听那侍女所言，这盏莲花灯竟是以真正的莲瓣一点点拼接而成，便是中间的灯芯也是用莲花浸泡数月方才可用，难怪微风过时，便能闻到淡雅的莲香入鼻，真是巧妙至极。

若是平日里姜雨墨见到这般稀奇的物件，定要将其摘下来好生细看一番，可今日任凭这侍女说得眉飞色舞，她却并没有生出多少兴致来。

这时，忽闻一声低沉的闷哼自前方的园子里传来，紧接着便听见一个年轻男子的斥骂声：“没长眼睛吗？本太子的路也敢挡？”

太子？姜雨墨一听到这两个字就觉得心头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冒出，于是拔腿便往前跑去，待那侍女醒过神来时，她小小的身影早已不知所踪。

御花园中，着淡黄色金丝朝服的少年正抬着右手紧紧拧着一个蓝衫少年的衣领，眼眸中怒气腾腾，厉声呵斥着：“你若给本太子跪下，磕头认错。本太子可以既往不咎，若是不然，就别怪本太子不念兄弟之情！”

原来他就是太子轩辕朗，方才在席间就看他很不顺眼，果然讨人厌的很。

姜雨墨飞快地跑到蓝衫少年身侧，朝着轩辕朗的膝盖重重踢了下去，口中还不忘大声嘟囔着，“大坏蛋！让你欺负人！踢死你！”

“唔！”轩辕朗一声痛哼转身抱着膝盖厉声吼道：“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对本太子无礼？”

或是那一下着实不轻，轩辕朗剑眉紧蹙，怒眼瞪着来人，待看清眼前不过是个尚不及自己肩高的小丫头时，心里愈加气闷，定神一看，竟是今日酒宴上才与自己定亲的相府千金姜雨墨。正要开口责骂，却有侍女来报，说是皇后有请，让他速往凤仪殿去。

既是母后召见，必有要事，他也不敢耽搁，只得怒哼一声，甩袖而去。

姜雨墨眼眸一转，早已将轩辕朗抛之脑后，紧紧拽着蓝衫少年的衣袖，将他拉到一旁，冲着他微微一笑，“哥哥，你没事吧？”

只见那蓝衫少年眉目若画，极为俊美，只是薄唇紧抿，神色冷漠。虽然姜雨墨将他自轩辕朗手下救出，他却并无感激之态，转身便欲离去。

姜雨墨呆呆望着眼前之人，暗自思量，这哥哥生得真好看，便是画中仙子怕也难及他一分。只是他为何不说话呢，难道是身有隐疾不成？

想着便快步上前去拽他的衣袖，心急之下被碎石绊了一下便直愣愣朝那少年身上倒去。少年感觉身侧有人，已飞快转身去扶，却没想到衣襟被她一拽，自己也跟着她一起摔倒在地。

姜雨墨虽练过些拳脚功夫，大约时日太短，并不精湛，所以身姿并未见得比旁人灵动。

方才这一跤着实跌得实在，此时她的一张小脸正紧紧贴在那蓝衫少年的脸上，两人薄唇相触的一刹那，姜雨墨只觉得浑身发烫，心尖颤抖不已，这软软的触感让她很是欢喜。

须臾间，少年已飞快地将她推开，兀自起身，拍去身上尘土，语带不悦地说道：“你何人？如何进得御花园？”

闻言，姜雨墨猛然清醒，缓缓起身，尴尬地笑了笑，“我叫姜雨墨，哥哥你呢？”

少年剑眉一扬，淡淡地低语：“原来你就是姜雨墨。”

这时，园子外忽然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蓝衫少年快步自她身侧而过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叫轩辕澈。记住，千万不许对旁人提起今夜之事。”

姜雨墨虽不明白他话中含意，却仍旧听话地点了点头。

待她再抬头时，眼前已没有他的身影。

上元佳节，月朗星稀。

御花园中，清风拂面，琳琅满目的宫灯照得园子里明亮无比。

姜雨墨愣立在原地，抬眼四处张望，除却园中样式奇特的各色宫灯外，再无他人。仿若他从未出现过一般，她讪讪地抬手轻抚着唇角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幽冷气息，想到这里，她竟无声地笑了。

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南楚第一美男，秦王轩辕澈。果然名不虚传，俊美不凡。姜雨墨想着似曾听爹爹提过，这个秦王虽不是嫡出的皇子，却很得皇上的喜欢。

据传，他四岁时已能行文作诗，且多佳作，流传民间。十二岁时已能为他父皇出谋划策，击退强敌。但是方才见他被那太子欺负，竟似不懂武艺，想来坊间流传非虚，他当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之人。

姜雨墨思及此处时，便不经意地柳眉轻蹙，露出一副愁容。她虽聪慧，却终究年幼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法子替他解忧，只是心里暗暗对这个俊美的小王爷起了欢喜之心。

想起他那张堪称完美的俊脸，姜雨墨双颊竟泛出几丝绯红来。

她正在这里侧首想得出奇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侧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个人影。

这人一身素白银丝朝服在柔和的月光下显得颇为清俊，此刻他正斜靠在廊柱下，静静望着眼前的粉衣少女。

须臾，园子外传来几声轻柔的呼喊，“雨墨小姐！雨墨小姐您在哪呢？”

听声音似那方才随行的侍女，姜雨墨这才回过神来，预备抬首回应时，却发现地上有一道颀长的身影，离她不过三尺。

他没走？她心中窃喜，慌忙转身笑道：“澈哥哥，你没走啊？我……”

可话音未落，已看清了那人的面貌，并不是轩辕澈。

虽轮廓上与轩辕澈有相似之处，可细看去这人剑眉凤目，神色温润，这一席素白长衫衬得他面色略白，却又出尘脱俗，恍若谪仙一般。

发现她盯着他看，他竟负手朝她走了过来。

“丫头，可是迷路了？”他说话时的语气，竟似与她十分相熟一般，面

上也带着轻柔的笑意。

姜雨墨见他一身朝服，精致考究，容貌又与轩辕澈神似，大约也是皇子，便往后退了一步，侧身施礼，“见过殿下，臣女并未迷路。只是天黑路暗，与侍女走散了，又见这园子里的花灯格外耀眼，便索性进来看看。”

天黑路暗？亏她说得出口，眼下这长乐宫被宫灯映得更似白昼，哪有半分天黑路暗之感呢。只不过她答应过澈哥哥不能将今夜之事泄露出去，自然只得随口胡诌一个理由将眼前这个皇子搪塞过去了。

“呵呵！原来如此！我还以为是长乐宫太大，墨儿一不小心迷了方向呢。”

他笑起来时，剑眉微扬，凤目若新月一般迷人。

姜雨墨听他唤她“墨儿”，这才觉得他有些面善，似在宫宴上见过，忍不住咧着小嘴笑了起来，不知为何，眼前的人让她有一种莫名的心安。

“殿下有所不知，墨儿认路的本领可厉害了。便是爹爹府中的莲斩也未见得能赶上墨儿呢。”

那种心安让她不自觉地便放下心防，恢复了往日顽皮的本性，与这陌生的少年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噢？不知莲斩是？”他凤眼一挑，有些好奇地问道。

姜雨墨挨着他坐在廊下，噙笑挑眉，得意不已，“嘻嘻！莲斩那么出名，殿下都不知道吗？他可是我爹爹最喜欢的良驹呢！听爹爹说，他当年征战沙场时，便是骑的莲斩，他还从雪山中救过爹爹和娘亲呢……”

……

那一夜，长乐宫御花园长廊下，他们两人紧挨着坐在一处，便似多年未见的朋友一般，畅快地聊着各自的喜好与心事。

末了，姜雨墨才知道眼前这个洒脱至极的少年，便是瑞王轩辕清。

后来听爹爹说起，他是一众皇子中，最早被封王之人。他母妃过世时，他才六岁，皇上为了让他母妃去的安心，便册封他做了瑞王，但仍旧住在长乐宫，且由皇后抚养，直到十四岁，皇上才赐了府邸给他，允他搬到宫外去住。

月至中天之时，因着侍女遍寻不到雨墨的踪影，甚至惊动了在尚书房议

事的皇上。最后爱女心切的姜承泽只得辞了皇上，亲自来寻雨墨，却发现她早已在瑞王的怀中安睡。

自瑞王手中接过雨墨时，姜承泽隐约觉察到他的神色有些拘谨。但时辰已晚，他也未去深究，为何他的宝贝女儿会与瑞王深夜在这御花园中。

只是多年后，他回首往事时，心中却是悔不当初，若他早些知晓瑞王心意，万万不会将墨儿许给太子，若不将她许给太子，自然也不会有那之后的许多错事……

第二章



遭遇退婚

南楚国地处九州腹地，地广物博，崇明帝登基以来，四海皆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帝都云阳城内更是繁华热闹，太平安宁。

只说正是芳菲四月，乱红迷醉之时，云阳城内商铺林立，热闹非凡。

这日一早，姜雨墨便跟着雪夫人往城外的观音庙烧香祈福。可才进了庙中，雪夫人不过是低首许了一个愿的功夫，身侧的雨墨却已不知所踪。

雪夫人纤弱，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惊吓，只以为女儿被歹人绑了去，一张小脸吓得面无血色。

冲着守在庙前的小厮一顿训斥，“出门时相爷如何交代的？你们都忘得干净了？让你们好生看着小姐，怎么会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雪夫人心里想着若是墨儿遭遇不测，她可也活不下去了，抬眼时眼眶都红了。

那几个小厮见夫人这样焦急，一个个面红耳赤支支吾吾，吓得齐刷刷跪了下去，“夫人切莫着急，小姐她……她方才在来的路上似乎见到了熟人，说是要前去打个招呼。小的们万不敢忘了相爷和夫人的交代，只是……小姐非要前去，小的们拦也拦不住，只得让竹影跟着一起去了。”

雪夫人听他们这样一说，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方才放了下来。抬眼一瞥，竹影果然已不在跟前。如此便随她去吧，难得出门一趟，她年幼贪玩也是常理，又有竹影跟着定不会有事的。

云阳城，朱雀大街。

商铺林立，临街两边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
街市上一抹粉色身影分外引人注目，她拽着一个黑衣男子的衣袖在人群

中穿梭，不停地仰着小脑袋跳起来往前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

忽地，听见她一声娇斥，“住手！”

寻声望去，不远处的首饰摊前，一个青衣男子正在对一个瘦弱的人影拳打脚踢。

细看去，那人影竟是个七八岁大的孩子，衣衫褴褛，面上尽是灰尘，只是一双大眼睛因为吃痛含着泪花，紧咬着嘴唇愣是没有哭喊，半蹲在地上，双手护着头顶。

“什么人多管闲事？滚！”一声怒吼声自那青衣男子身侧传来，待看清来人时，眼眸一瞪，很是不屑地斥道，“姜雨墨！又是你！真是阴魂不散，晦气！你就这么着急想嫁给本……”他抬眼扫了一圈四周看热闹的人群，似想起什么来，便又开口冲着人群怒道，“看什么看！都给我滚！”

姜雨墨见他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在街上对一个小乞儿如此重责，心中气愤不已，不顾身侧竹影的阻拦，箭步冲到那青衣男子身前，扬起手中马鞭狠狠抽了下去。

那男子突遭袭击，手下一松，小乞儿已趁机溜了出去。

“轩辕朗！你竟纵容手下当街欺负弱小，当真辱没了你父亲的圣名！”姜雨墨马鞭一扬，众人皆惊呼着倒退了好几步，生怕被无辜殃池。

原来方才在那青衣男子身侧怒吼的竟是当今太子爷，轩辕朗。

他时常微服在云阳城内闲逛，却在皇帝面前装出一副体察民情的姿态，实则却是受了那些侍从蛊惑，每日流连于青楼温柔乡罢了。

适才他在这首饰摊前停留，不过是等着侍从们给他挑个小玩意去哄翠红楼中的姑娘欢心。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儿非缠着他要钱，他是当朝太子，何等金贵，身旁的影卫见此情形自然挺身而出，将那个小乞儿一顿拳脚。

如今却被姜雨墨逮个正着，还敢当街叱责于他，他这时早已怒从心生，蹙眉瞪眼：“姜雨墨！你堂堂相府千金，不在闺中好好绣花，竟敢跑到此处来管爷的事，真是放肆！”

他这话一出，周遭那些看热闹的人纷纷咋舌叹息。

“啧啧啧，她竟然是姜丞相的千金？哎呀，姜丞相真是可怜啊，她哪里有半分大家闺秀的仪态啊……”